# 欒城集卷第四十一　壬

## 戶部侍郎論時事三首

### 乞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竊見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録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左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借朝廷封樁米鹽錢一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爲出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故三十年之間而九年之畜可得而備也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

吏胥之衆率皆增廣而兩稅征商榷酒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祖宗之世所入既廣所出既微則用度饒衍理當然爾今時異事變而奉行舊例有加無損今日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之以饑饉因之以師旅其爲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喑默不言異日雖被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勑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干費用錢物者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使多不至於傷財少不至於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行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則誰不信伏昔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殺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爲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嚴立近限責以實效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修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貼黃勘會頃降朝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

所減三十餘事率皆浮費之小者然所減已
約及二十餘萬貫不爲無補今若事無大小
並量行叅酌裁損則爲利必大伏乞聖慈早
賜施行

論侯偁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填劄子

臣竊見今月二十二日勑滑州常城縣百姓侯偁少
欠酒務課利等錢特許將子利並充欠數已拘收抵
當契書依舊在官仍許納錢收贖所欠課利等錢與
均作七年送納仍免差人監催餘人不得援例臣竊
以民間欠負合催合放皆有條法上下共守凡有寬
貸皆先經戶部勘當於法無礙然後施行未有如侯
偁之比直自朝廷批下聖旨更不問條法可否一面
行下仍令衆人不得援例者本部官吏皆竊疑怪不
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應干欠負之家皆懷不平之
意已具狀申尚書省乞朝廷裁酌施行去訖臣今竊
聞侯偁係皇太妃親戚二聖篤於恩愛特爲降此指
揮疎賤之臣不當更有論奏然臣職左右曹專掌坊
場法度祖宗條約當與天下共之不宜以宮禁之私
輒有撓敗臣恐此門一啓宮中遞相扳援其漸可畏
臣若失職不舉其罪大矣竊惟皇太妃供養二宮動

循禮法外廷雖疎未聞有過差之事今侯偁所欠不過萬數千緡耳若以私親之故出捐金帛以濟其急下足以存骨肉之恩上足以全祖宗之法天下傳誦無復間言公法既完國勢增重其於太妃盛德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義干冒鈇鉞俯伏待罪取進止

貼黃契勘人户承買場務如有拖欠官錢已拾收抵當在官其所收子利自合納官兼拘收抵當亦合依條出賣今所降聖旨有此遣

礙

再論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近奉勑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史旁及宮室械器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唯獨宮掖浮費名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知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測聖意克己爲人無所不可其欲裁損宮掖浮

費與裁損私門恩澤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謹案寶元二年嘗命近臣詳定裁損冗費時諫官韓琦諫言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令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者一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及慶曆元年又詔入內內侍省等處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極多爲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前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曆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鈇鉞取進止

翰林學士論時事八首

論黃河必非東決劄子

臣去歲領戶部右曹以財賦不足而開河之議不決河北費用不貲曾三上章論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孫村以東故道高仰勢決難行是時大臣之議多謂故道可開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祿趙君錫親行相度以人情論之符合大臣則易爲亡違背大臣則

難爲說而百祿等既還皆謂故道不可開而西流不可塞何也地形高下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趨下可以一言而決故百祿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權要效其誠說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議皆以爲當今自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崖由孫村東行以理言之蓋河上每歲常事耳其都水監勾當公事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申報以分水爲名欲因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亦以僥倖欲成回河之役臣竊以爲此輩類多小人不知遠慮河若安流則無以興起功役功役不起則此輩差遣請受不可僥求惟有河事一興則求無不可而況大臣以其符合已說樂聞其事乎臣竊聞見今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而見今申報漲水出崖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爲之遣都水使者興兵工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今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昔鯀堙洪水汨陳五行逆天地高下之性九載而功不成鯀以殛死今一河雖小而河朔百萬生靈安危所係奈何不計利

害而輕動之哉臣願陛下急命有司且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舒北京朝夕之憂其故道堤坊壞缺之處略加修完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不得興功仍不許奏辟官吏調發夫役候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之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群小妄說不攻自破矣若不待水勢稍定倉猝之間即行應副大役一起小人既得差遣請受因緣生事勢難禁止則河北之患有不可知者矣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黃河等事為衆人所疾迹不自安遂求引避臣今出位而言正與兄軾無異然不忍朝廷莫大之害而舉朝臣僚懲創前事無有一人為陛下言者是以不能自已狂愚率易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黃訪聞孫村出崖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朝廷臣乞特降聖旨差不干礙官司體量聞奏

乞罷修河劄子

臣於去年嘗再具劄子論黃河漲水於孫村出岸東流本非東決而吳安持李偉等附會大臣欺罔朝聽欲因此塞斷北流東復故道差官調夫於今年春首

興起大役臣竊疾之是以不避煩瀆越職獻言以爲
河北生靈連歲災傷不宜輕有舉動乞陛下斷之於
心力止其事是時大臣固執前議天聽高遠言不能
回臣尋被命出使契丹道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
河事皆以目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虜中
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
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以爲二聖明見千里
之外雖或巧爲障蔽而天日所照卒無能爲惟減水
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
臣業已爲此勢難遽回既爲聖鑒所臨要當迤邐盡
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爲名罷修黃河候今
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
方憂旱皇皇之際聞命踊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
旨不謂減水河必不可開而託名旱災曲全大臣不
欲明指其過而大臣復請遍罷諸河以蓋獨罷減水
之迹上下相蒙體實未便何者北流堤防積歲不治
近來南宮宗城等處決溢皆由堤防怯薄夏秋水漲
勢不能支都水官吏竊幸其事因以爲回河減水之
說既不依常理興功貼築甚者又大計閉塞決口功
料以形比孫村回河之費意謂彼此費用相若則孫

村之役不爲過當由此北流之患漫不禁止臣昨過瀛深洺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堤數州之民受害尤甚至於東流故道地勢積高必不可復所聞減水河雖不開掘每歲漲水必由此行歲歲淤高往事可驗縱復開掘深廣河淤一上勢不復存於此施功顯是枉費國力而捨彼爲此欺罔可知然臣之所憂非特在此何者河流之不可復東若使上下誠有不知誤興大役雖傷財害民爲患不小而事有過誤於君臣之間逆順之際未爲大不便也今者大臣之議違衆悖理決不可爲而協力主張膠固爲一去歲所罷今歲復行順之者任用違之者斥去雖被聖旨猶復遷就以便其私陛下之言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涕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爲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不便者此事是也董仲舒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既得其所聞知然未能尊而行之臣恐群臣顧望有不爲陛下用者矣故臣願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

有所不行行之必盡黃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臣待罪翰苑身無言責冒昧納忠譏訶貴近罪合萬死然念頃自初任知縣蒙二聖非次拔擢首尾五年叨在禁近恩德深重群臣少比臣而不言天下無敢言者矣斧鉞之誅所不敢避取進止

貼黃訪聞修河司承受內臣鄭居簡近爲黃河故道不可復行不敢虛占本職請受乞先罷任已蒙朝廷允許以此觀之顯是修河司不消復存其吳安持李偉尚自貪祿怙權未即引去伏乞早賜罷免所有修河司見管職事即乞依去年正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令河北轉運司結絕

訪聞修河司妄舉大役略無所益而費用錢糧物料萬數不少河北災傷之後極不易應副縱是封樁錢物亦出自民力深可痛惜臣欲乞委河北提轉不干礙官具前後所費用

過數目結罪保明聞奏所貴朝廷上下具知
蠹害之實今後慎於興作
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首
一論北朝所見於朝廷不便事
臣等近奉使出疆見北界兩事於中朝極爲不便謹
具條列如後
一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
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
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轍去令兄內翰謂臣
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

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鄭頴押燕
爲臣轍言先臣洵所爲文字中事迹頗能盡
其委曲及至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
服伏苓欲乞其方蓋臣轍嘗作服伏苓賦必
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
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
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爲少兼
小民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褻之語無所不
至若使盡得流傳北界上則洩漏機密下則
取笑夷狄皆極不便訪聞此等文字販入虜

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雖重爲賞罰亦不能禁惟是禁民不得擅開板印行文字令民間每欲開板先具本申所屬州爲選有文學官二員據文字多少立限看詳定奪不犯上件事節方得開行仍重立擅開及看詳不實之禁其今日前已開本仍委官定奪有涉上件事節並令破板毀棄如一集中有犯只毀所犯之文不必毀全集看詳不實亦如此庶幾此弊可息也唯前法

一臣等竊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勢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也謹案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土皆產鐵見今陝西鑄折二鐵錢萬數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錢十五僅能比銅錢十而官用鐵錢與銅錢等緣此解鹽抄法久遠必敗河東雖有小鐵錢然數目極少河北一路則未嘗鼓鑄臣等嘗聞議者謂可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地止於極邊諸州極邊見在銅錢並以鐵錢充換般入近裏州軍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

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戶部令遍問三路
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無窒礙乞早賜施
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每歲秋成必假
銅錢於北界人戶收糴乞令相度若以紬絹
優與折博有無不可此計若行爲利不小
二論北朝政事大畧
臣等近奉勑差充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尋已具語
録進呈訖然於北朝所見事體亦有語録不能盡者
恐朝廷不可不知謹具三事條列如左
一北朝皇帝年頗見今六十以來然舉止輕健飲
啗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和好年
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鬬
加以其孫燕王幼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
父常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
爲自固之計雖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過
界後見其臣僚年高曉事如接伴耶律恭燕
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支使
鄭顥之流皆言及和好咨嗟歎息以爲自古
所未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
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

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三司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以此觀之北朝皇帝若且無恙北邊可保無事惟其孫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雖心似向漢未知得志之後能彈壓蕃漢保其祿位否耳

一北朝之政寬契丹虐燕人蓋已舊矣然臣等訪聞山前諸州祗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鬬殺傷之獄則有此弊至於燕人強家富族似不至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於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稅土兼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惟是每有急速調發之政即遣天使帶銀牌於漢户須索縣吏動遭鞭箠富家多被強取玉帛子女不敢愛惜燕人最以爲苦兼法令不明受賕鬻獄習以爲常此蓋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縣蓋亦粗有法度上下維持未有離析之勢也

一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京僧徒及其群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度僧甚衆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

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心稍悛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右謹録奏聞乞賜省閲亦足以見鄰國向背得失情狀取進止

三乞罷人從内親從官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每番人從内各有親從官二人充牽攏官訪聞自前牽攏官並只是宣武長行不差親從官止於近歲始行差充緣親從官多係市井小人既差入國自謂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後恣情妄作都轄以下望風畏避不敢誰何雖於使副亦多蹇傲夷狄窺見於體不便昨來左番有李寔一名見作過犯已送雄州枷勘施行緣選差使副責任不輕謂不須旁令小人更加伺察況已有譯語殿侍別具語録足以閑防欲乞今後遣使其牽攏官依舊只差宣武長行更不差親從官取進止

四乞隨行差常用大車

臣等近奉使北朝每番於車營務差到車六兩般載官司合用諸物其車多是低小脆惡纔行一兩程即致損壞沿路不輟修完僅能到得椎州極爲不便蓋爲國信内有鞍轡等匣舊例不使常用大車須得別

準備此車專充入國既居常不使風雨暴露積久損
爛臨時差撥但取數足致有此弊竊見每歲接送伴
北使只便常用大車頗極牢壯今若令入國亦只選
差常用大車四乘令勾當使臣等自辨篦竹於車箱
前後夾縛安置諸匣別無不便免使沿路修車煩擾
州縣極爲穩便取進止

五乞立差馬及駞日限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一行所用馬及槖駞並於太
僕寺及駞坊差撥檢會條貫俱未有差撥日限由此
坊監公人例於使副臨起發日然後差撥蓋逐坊監
多有病患駞馬本處避見倒死科較利在臨時差撥
雖要期限迫促入國使副雖知不堪無由退換以此
入界之後經涉若寒嶮遠多致倒死有誤使事欲乞
今後所差入國駞馬並於起發半月以前差定仍即
時關報使副令看驗揀擇取進止

爲旱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

臣伏見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二麥不收秋
種未入旱勢闊遠歲事可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
帝陛下聖心焦勞禱請備至發倉粟留上供米以救
饑饉苟可利民無所愛惜而天意未回旱氣日甚臣

實憂之竊惟古之明君遇災恐懼內既竭其誠心嗇用勸分以濟民厄外必避殿減膳廣求直言以答天意今二聖既勤其內而外事未修五月之旦將御文德朝群臣臣恐九重之祕憂懼之實民莫得知徒見陛下晏然坐朝臨御大乘民愚無知或謂陛下不畏天災不卹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弗順以此救旱所損大矣臣愚伏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明照有司罷朔會避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陳時政闕失如此施行雖未得雨而人知陛下寅畏天戒不吝改過群情悅伏神亦將助以此救旱非小補也

近日執政大臣雖曾奏乞解罷職任以答天變而所請未力無益於事今若陛下既自引咎則大臣勢難獨止雖未可遽從若且例降一官埃得雨而後君臣協心災庶可止臣備位禁林心有所見不敢緘嘿或加采納乞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意行下於體尤便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四十一

# 欒城集卷第四十二

## 御史中丞論時事七首

### 乞舉御史劄子

臣以空疎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御史見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力有不及則百司怠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勑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主自擇其可者用之

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兼設監察裏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官重為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患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慱舉之意臣今欲乞並詔本臺及兩制依放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通判以上及知縣人所舉各半從聖意選擇補足見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至隳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取進止

乞罷熈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

臣伏見西夏輕狡屢臣屢叛為患莫測昨與延安商量地界遷延不決捨歸本國招之不至邊人之議始謂地界自此不可復議而坤成賀使亦當不至矣今者天誘其衷使者既已及境而地界復議如故方其未遽告絕招懷之計猶可復施此實中國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而不慮不於今日窮究端由窒其釁隙必蛟邊患既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臣聞熈河近日

創修質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候夏人因此猜貳不受約束其怨毒邊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見矣徒以歲賜至厚和市至優是以勉修臣節其實非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豈肯帖然不作過哉何者中國既失大信則夷狄不可復責故也臣竊惟朝廷之於西夏棄捐金帛割裂疆土一無所愛者累年于茲矣而熈河帥臣與其將吏不原朝廷之心徼求尺寸之利妄覬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須年熈河築西關城聲言次築龕谷鬼章疑懼遂舉大兵攻擾一路瘡痍

至今未復今既城質孤勝如其勢必及龕谷夏人驚疑正與鬼章事同由此言之則曲在熈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之為患所從來遠矣昔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當取靈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責自是以來築城聚兵完械積粟勞費天下動以千萬為計議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講求遺利以為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水可灌溉不患無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無堡障凡西關龕谷質孤勝如與過河築城皆所以為堡障也從來熈河遣兵候耕此地皆為夏人所殺況於築堡致寇無疑而朝廷

恬不為怪坐視邊釁之啓深可惜也夫蘭州不耕信為遺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則其為患比之不耕蘭州何翅百倍故臣以為朝廷當權利害之重輕有所取捨況蘭州頃自邊患稍息物價漸平比之用兵之時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勞費磨以歲月徐觀閒隙竢夏人微弱決不敢爭乃議修築如此施行似為得策臣不知邊臣何若而為此忽忽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名將也以為頓兵堅城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醻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後帝使哥舒翰攻拔之雖開屯田獲軍實不為無補而士卒死亡略盡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為深戒此則今日之龜鑒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復叛用兵之後不免招來其為勞耻必甚今日敵人強梁則畏之敵人柔伏則陵之恐非大國之體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貼黃臣聞朝廷欲遣孫路以點檢弓箭手為名因商量熈河界至臣觀孫路昔在熈河隨李憲等造作邊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狃習前事不以夏人逆順利害為心而妄圖

蘭州小利以失國家大利伏乞明賜戒敕若
因界至生事別致夏人失和勞民蠹國罪在
不赦
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遂羣枉上有忠
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
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
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
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
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
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
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
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
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
不至怨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封之本意也昔東晉
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為
政以三桓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
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
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
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

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推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為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為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當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為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溫伯之為人粗有文藝無它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顒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便流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為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盖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為朝廷遠盧則未為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又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盡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

惇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取進止

論執政生事劄子

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為以享承平之福此眞宰相職也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温伯為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詞給事中封還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皆力言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温伯既仍舊就職而言者並獲羨遷質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耶則給舍臺諫並係所選豈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黜責並獲優寵進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彥若權本部尚書中書舍人二人復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之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既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司皆由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爭內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則侍從要司失其舊職綱紀

廢壞至於賞罰顛倒頃所未聞臣不知爲政如此得爲鎮妥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頃者諸曹侍郎闕人朝廷始擢用諸卿監爲權侍郎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官發遣如禮兵諸部事至簡少雖無侍郎但責郎官亦自可了況侍郎既具而復權尚書此何說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遂遷執政乎此則爲人擇官而非爲官擇人之意也臣待罪執法竊慮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歷詆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羣臣無由自明今後更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爲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瀆罪當萬死取進止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温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並進職雖人臣迫於朝命黽俛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爲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

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懐禄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爲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輭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惟乞勿爲隱忍包含之計使臣望俱受其謗不勝其幸取進止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類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皐陶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天下無

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迂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睎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賫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

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蔡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皐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取進止

再論熈河邊事劄子

臣近以熈河帥臣范育與其將吏种誼种朴等妄興邊事東侵夏國西挑青唐二難並起釁故莫測乞行責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別具論奏臣竊復思念熈

河邊釁本由誼朴狂妄覬幸功賞今育難已去而誼朴猶在新除帥臣葉康直又復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觀望朝廷為誼朴所使若不並行移降則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朝廷論議亦自不一臣請詳陳本末而陛下察之昔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不為患及李憲違命創築此城因言若無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遂言若無質孤勝如蘭州亦不可守展轉生事類皆浮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閑居不妄說事端無以邀求爵賞此則邊人之常態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試加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襲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乘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言以隳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外修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鹵獲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償此臣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綏御西蕃董氊老而無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嘗遣苗履多持金幣以醇忠見之是時聖意蓋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氊昏病遂為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氊

之家奴先亂其家次取其國董氊之臣如鬼章溫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實一時之機會也是時朝廷若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擁納醇忠則不世之功庶幾可立而一時大臣不知出此遽以旄鉞寵綏篡奪之臣使得假中國爵命之重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而堅然自是以來頗亦外修臣節未顯背畔之迹而育等欲於此時復舉前策蓋已跡矣昔曹公既克張魯劉曄言於公曰公既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誠因其傾而壓之蜀可傳檄而定若小緩之蜀人既定據險守要不可犯矣公不從居七日聞蜀中震動公以問曄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失七日之間遂不可為今乃於數年之後追行前計亦足以見其暗於事機而不達兵勢矣臣聞种諤昔在先朝以輕脫詐誕多敗少成當為先帝所薄今誼朴為人與諤無異誼於頃歲偶以勁兵掩獲鬼章以此自負而西蕃懲於無備乂作隄防亦無可乘之勢況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蕃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憂矣兼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則本無朝昔未有住坐之處却之則於彼為畔必被屠戮之苦據

此專擅罪名不輕臣不曉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臣恐朝廷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㪅結連夏人同病相卹更出盜邊羽書交馳勝負未決當此之時大臣相顧不敢任責而使聖君聖母憂勞於帷幄之中雖食主議者之肉復何益乎臣所謂阿里骨決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皆國家安危邊民性命所係禍機之發間不旋踵故臣願陛下蚤發英斷黜此三人外則使異域知此狂謀本非聖意易以招懷內則使邊臣知賞罰尚存不敢妄作此當今所宜速行者也然臣尚謂熙河遭此破壞彼此相疑却欲招納令就平帖非得良帥未易可也臣觀葉康直之爲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頃緣權貴所薦節制秦鳳秦鳳邊面至狹號爲無事而康直於前年冬無故展修甘谷城致令夏國大兵壓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懼不敢興功妄以地凍請於朝廷役既不成虜兵乃去既無將帥靖重之略而當熙河搖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可弭也要須徙置它路更命熟事老將以頌熙河仍特賜戒敕使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邊患庶幾小息矣取進止

貼黃葉康直頃歲差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
諫議大夫鮮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興調發
芻粮一路騷然及令兒男掘取窖藏斛㪷貨
賣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顧車乘人夫
爲知永興軍呂大防所奏有違詔敕先帝欲
深寘於法康直素事李憲憲營救得免按其
爲人如此今熙河方反側未安而付之此人
中外知其不可也
种朴昔因永樂覆師之後父諤權領延安之
日與其親戚徐勳矯爲諤奏妄自保明勞效
仍邀取諸將賂遺并奏其功先帝覺其姦詐
欲加極典既而釋之並特降官落職停替諤
因此憂恚發病至死狂妄如此若不加貶責
臣恐熙河終未寧靖也